

固醇 186 毫克%, 血浆总蛋白 5.55 克, 白蛋白 2.96 克, 球蛋白 2.59 克。迄今随访 1 年余, 情况稳定。

江西省遂川县人民医院 周嘉善

验方治病也需辨证

我家有祖传治荨麻疹验方一则, 具疏风活血养阴之功, 经本人多年验证, 对阴虚型荨麻疹疗效可靠。说明验方治病, 也需从药识证, 辨证施治。现举一例如下, 以供读者继续验证。

李××, 女, 11 岁, 1983 年 2 月 18 日来诊。症状: 荨麻疹反复发作四个多月, 初发作时全身起风团疙瘩, 大的如巴掌, 小的如指头, 奇痒难忍。近一个月来, 白天发作较轻, 时隐时现, 每到晚饭后即发掌大色淡红的风团。口干, 手心热, 面色萎黄。脉细数无力, 舌红少苔。诊为阴虚火旺型荨麻疹。处方: 元参 10 克, 熟地 12 克, 石斛 9 克, 玉竹 8 克, 赤芍 10 克, 归尾 7 克, 白芍 7 克, 荆芥 6 克, 首乌 8 克, 川芎 5 克, 白鲜皮 9 克, 蛇床子 6 克, 苍耳子 7 克, 甘草 4 克。五剂。每日一剂, 水煎二次, 早晚服。服第一剂后当晚荨麻疹发作减轻, 风团变为疙瘩如指头大; 服第二剂后没有再发生荨麻疹; 续服五剂后来诊, 上述症状皆无发生。唯食欲较差, 上方加谷芽 10 克, 山楂 9 克, 鸡内金 8 克, 兼治脾胃告愈。

福建省莆田县江口公社丰山大队保健站 许兴生

杨注“更虚更实, 更逆更从”失真

近读《园地》有关《内经》注释争鸣的文章, 很受启发。联想到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》篇“阴阳异位, 更虚更实, 更逆更从……”, 现在很多注释本均从隋·杨上善的解释, 笔者认为并不妥当。杨注曰: “太阴为阴, 阳明为阳, 即异位也。春夏阳明为实, 太阴为虚, 秋冬太阴为实, 阳明为虚, 即更虚实也。春夏太阴为逆, 阳明为顺; 秋冬阳明为逆, 太阴为顺也”(《黄帝内经太素·藏府气液》)。这是以四时阴阳与人体脏腑经络相应的关系来解释的; 虽然于理尚通, 但似有失原文之本意。从《素问》本篇的内容来看, 重点讨论了太阴、阳明两经及其所合脏腑的生理功能和发病特点, 基本上并未涉及与四时的关系, 因此杨注没有能真正反映原文的含意。要理解这句经文, 必须从经络和脏腑的生理及病理特性上去分析。

从经络而论, 太阴、阳明是两条经络, 互为表里, 阳明主表属阳, 太阴主里属阴, 此即“阴阳异位”之意。“更虚更实”者, 虚实之更替也, 即太阴虚, 则阳明实;

太阴实, 则阳明确。经络之虚实, 无非是循行其内的气血虚实(即多少)的问题。如《素问·血气形志》篇所谈的气血多少, 是指一般情况而言; 但不是一成不变的, 而是常有变化的。其变化常在表里两经之间甚为明显, 此因表里相近, 气血沟通之故, 所以往往此多彼少, 此实彼虚。在病理情况下, 变化就更为显著。若阳明经受邪, 其气血往往集中于阳明以抗邪, 则阳明经气血充实, 而太阴经之气血就相对空虚; 相反, 太阴有邪, 则太阴经气血充盈, 而阳明经气血相对减少, 故曰“更虚更实”也。至其“更逆更从”, 宜从气血循行方向相逆去理解。王冰注曰: “阴气从足上行至头, 下行循臂至指端, 阳气从手上行至头, 下行至足, 是所谓更逆更从也。《灵枢经》曰: 手之三阴, 从脏走手, 手之三阳, 从手走头, 足之三阴, 从足走腹, 足之三阳, 从足走头, 是所行而异, 故更逆更从也。阳病上行极而下, 阴病下行极而上, 此言其大凡尔。”(《古今图书集成·医经注释》)太阴与阳明的走向截然相反, 此顺(从)则他逆, 此逆则他顺(从), 无论从生理还是病理上, 都是相反的, 因此王注是可取的。

从脏腑来说, 原篇在首论经络的同时, 即联系所合之脏腑, 指出“太阴阳明为表里, 脾胃脉也”; “阳受之则入六腑, 阴受之则入五脏。”故以脏腑的特性来解释此句是重要的方面。张景岳说: “脾为脏, 阴也, 胃为腑, 阳也。阳主外, 阴主内, 阳主上, 阴主下, 是阴阳异位也。阳虚则阴实, 阴虚则阳实, 是更虚更实也。病者为逆, 不病者为从, 是更逆更从也。”他是先把脾胃归属于阴阳, 然后以阴阳的对立消长的规律来解释的。阴阳的虚实更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, 但若以脾胃归属于阴阳, 就变成“胃虚则脾实, 脾虚则胃实”了。对此, 从生理和病理方面进行分析是不难理解的。首先, 饮食入胃, 胃充满而“实”, 在尚未腐熟而化成精微之前, 脾是空虚的; 待胃完成消谷的任务变成精液, 则脾满而“实”, 胃即空虚了。其次, 胃阳虚弱不能助脾, 可造成脾湿停滞而成脾实; 脾气虚弱失却健运之力, 不能为胃行其津液, 也可导致胃之满实。因此, 脾胃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, 虚实夹杂是显而易见的。在对“逆从”的分析上, 张氏以病与不病释之, 这在逻辑上是答非所问的, 因为原著所问是“生病而异者何也?”即生病之后的表现为何有所不同, 而张氏是对病与不病之议, 故其释不能令人满意。

总之, 对“更虚更实, 更逆更从”的分析必须尊重原著的意义, 凡是脱离这一条所作的注释, 往往是难以使人信服的。

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 王长荣